



太師張文忠公集目錄

文稿卷之一



蘇軾
文所南齋

奉 勅撰敬一亭碑文

奉 勅書無逸殿右壁

奉 勅書幽風亭右壁

奉 勅撰明倫大典後序

大禮要畧序 會試錄序

温州府志序 禮記章句序

杜律訓解 再識

慶谿橋王公偕配安人齊壽榮封序

來身... 靜修子集序

省吾序

送周式之之虞城序

送周濟之之福州序

送甘思誨還鄉序

壽葛處士序

送黃省祭還平陽序

遜齋序

高明樓序

贈項尚蕃梅坡號序

文稿卷之二

送鍾魚臺之任序

送黃時庸之太原序

送曾元之之任序

送陳直之序

代送沈子公序

代送戴承緒之河南清

戎序

壽陳獻可乃翁序

送陳義卿歸錢塘序

送張達卿之保寧序

送史邵武之任序

贈陳子歸休序

送俞曲靖序

送高君觀之謁選東歸

序

呂載道輓歌序

縉雲李母輓歌序

族譜序

書院上梁文

御書樓上梁文

文稿卷之三

書題牢廳壁

題賓月軒

姚溪窮源記

慕恩亭記

萬竹亭記

留勝亭記

來其真書院 女張氏身之私目金

觀荷亭記

祠堂議

家廟議

文稿卷之四

進 明倫大典

謝 賜五經四書

謝 賜獎諭鶴服金帶

謝 賜 御贊詩 謝 賜玉帶

謝 賜書院額名 謝 賜忠靜冠服

謝 賜 手勅衣襲 謝 賜甘露

謝 賜諭寶鈔羊酒 賀 四郊大禮告成

謝 賜 勅諭玉帶 賀 冊立 中官皇后

賀 皇子誕生 圜丘禮成頌

謝 更名字頌

皇太后聖誕宴賞致語三章 并詞

皇嗣期月燕喜 聖母致語三章

奉 勅擬 中官皇后序女訓後

擬 車駕還京廷臣賀表 正德十六年

文稿卷之五

奉 勅撰 岳懷王墓誌

奉 勅撰 皇第一子哀冲太子壙誌

誥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勅撰真書院 正德十六年

書華蓋殿大學士先考守菴府君墓誌

誥封一品夫人蔡氏墓誌

長兒中書遜志墓誌 季叔慕本公墓誌銘

王處士墓志銘 王恕齋墓誌銘

邵世德墓誌銘 從兄樂善先生墓誌銘

伯兄蘭室先生墓誌 季兄雪崖先生墓誌

李月川先公墓記 王竹房墓表

王雲菴壽藏誌 堂兄筠軒先生傳

王竹房傳

文稿卷之六

祭始祖文 建書院告山靈文

釋菜先師文 更名告考妣文

堂成告后土文 告大羅山靈文

祭長兒遜志文 再祭

祭仲兄竹居先生文

宣武告命上文

鄂萊表冊文

夏名書考姓文

祭敬縣文

數書窮書山靈文

太師張文忠公集

文稿卷之一

奉 勅撰敬一亭碑文

臣孚敬稽首拜言洪惟我

皇上受 天眷命嗣承

大統稽古帝王之學以復古之治雖堯舜何以加諸
五年丙戌夏六月嘗因觀書有得

御製敬一箴 頒示臣工序之有曰敬者存其心而

不忽之謂也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又曰
惟敬是持惟一 是協所以盡為天之子職庶不

來其書
太祖 祖厥 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為
箴凡二百八十八言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真得堯舜傳心之要法者也明年
丁亥冬十二月又因講大學衍義有及宋儒范
浚心箴乃并程顥視聽言動四箴復

親為註釋以人心惟敬為主衆欲之攻多自視聽言
動入而人君一身所關為尤重焉 聖訓諄復
皆義理精微之極所以發明敬一之道益大備
矣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仰惟

皇上天作君師茲訓也匪徒言之實允蹈之所謂為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輔導諸臣請建亭
勒碑於翰林院并兩京國子監南北直隸十三
省府州縣學咸令摹刻俾天下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起 制曰可 勅名敬一亭工部乃拓
院後地建亭勒碑于中五箴并節奉

聖諭共六碑分勒左右勢極崇麗實一代盛制也
御製有詩以紀其事亭肇工於戊子春三月訖工於
秋八月輔導與侍從諸臣咸樂教育宴會以落
成之臣孚敬載歌 聖德伏承 御製詩重示
訓戒且大賚在宴諸臣并程工官屬有差

恩至渥也九年庚寅秋七月掌院事學士顧鼎臣請
勅輔臣撰文刻石紀載臣等敬奏言 大聖人制作

如天地高厚日月昭明有非臣下所能贊一辭
者 上命內閣首臣撰文臣復自揣卑陋謬承
寵命具臣而已又惡乎敢伏惟君者長人者也師者
教人者也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
後能為君三代以來克盡君師之責者臣仰惟
皇上見之矣對揚光訓紀載歲月實臣子所宜自幸
敢固以卑陋辭昔孔子贊堯曰大哉堯之為君
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臣敢
以是頌焉雖然古之君臣有交相戒飭之道

皇上祖述堯舜傳心教一性之德也臣子實有愛莫
助之者也惟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矣詩曰周
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臣
又敢以是禱焉

奉 勅書無逸殿右壁

惟十祀春三月望 帝社 帝稷成

皇上率卿士肇禋爰 命治地播穀樹桑於時作
無逸殿書周書無逸作 豳風亭書七月詩臣等

敬謹拜稽首請曰惟茲盛典宜有 聖製

上謙光至載請廼曰朕 皇考嘗作農家忙律宜大

奉書于殿朕題豳風圖有詩其書之亭仍令輔

臣各著言附焉臣愚庸辭弗勝命 上重令臣

進解 先皇帝睿製臣伏讀見敬天勤民焉見

對時育物焉見重農教惜民財焉見宣上德達

下情焉嗚呼 先皇帝雖處 藩服實憂以天

下樂以天下者也臣又伏讀 皇上誦農家忙

記述取七月無逸之旨著明 先皇帝睿製精

微極致憂樂之大皆繼述至孝所發也孟軻氏

曰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先皇上施於子孫 皇上祈天永命信有徵矣臣謹

切詳無逸之旨不出於嚴恭寅畏之一言呂祖

謙曰嚴則謹重恭則隆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

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昔武王銘于牖曰隨天

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皇上取無逸之義以銘茲 殿也奉書 先皇帝睿

製愛敬之至也夫愛之斯弗忘敬之斯盡其道

焉耳嗚呼休哉

奉 勅書豳風亭右壁

幽風亭成

皇上取 御題幽風圖詩 命書之臣孚敬謹拜稽

首颺言曰嗚呼惟 皇存心天下憂思孔艱匪

徒言之實允蹈之者也臣竊惟七月之詩周公

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述其先公風化之

所由以教之者也臣仰惟我 聖祖嘗命工畫

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

以示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 祖父皆長者世

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

觀之知王業艱也又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

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

侈不知 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

覽觀庶有警也臣稽首莊誦 皇上題幽風圖

詩真得 聖祖傳心之要而又多出周公言外

之意誠所謂不諫亦入性之德也宋儒有言曰

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

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

誠愛下下以誠事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

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享也節

此七月之義此臣竊惟幽乃西陲小邦也其風

俗之厚如也卒基成周大一統之盛為有道之
長我 皇上嗣此丕丕基而尤深體

祖考艱難之思 神功 聖化萬世無疆矣詩曰嗚
呼皇王繼序思不忘又曰休兮皇考以保明其
身臣仰惟 皇上日切願望焉

奉 勅撰明倫大典後序

是為 明倫大典也我

皇上親名之親序之也於此仰見 聖人在
天子之位膺 天命也遵 祖訓也 倫序正而統
嗣以明也 孝思篤而綱常以舉也上率夏商

周王之章下洗漢宋為後之陋習也所謂德教
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天子之孝也臣愚無庸
言者 皇上以臣嘗從建議之後俾志諸未盡
愚衷也夫斯禮之議也起於 皇上登極之六
日而爭之凡五六餘年也始而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止稱 帝 后既而加皇字稱 本生
父母終而去本生字稱 皇考 聖母此先後
凡三 詔也始而爭考爭帝爭皇既而爭廟及
路終而爭廟謁及樂舞此先後凡七爭也其爭
也出言盈庭或自疏或連名先後攻擊凡三百

有餘章也無小大無遠近先後交搆凡七百有餘人也臣等憤不得已抗言于廷或自疏或連名先後建明凡數十餘章也無小大無遠近先後陳力凡數人也兩議相持衆寡不敵揆之以天理人心定之以中正仁義皇上一人而已詩云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蓋人不可以勝天邪不可以勝正也夫宋儒朱熹嘗謂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也皇上天作君師為萬世立綱常開太平典禮既定乃命儒臣纂編為書以貽典則使後之君臣父子各止其所聖人人倫之至也此所以為明倫大典也臣何幸身親見之猗與盛哉

大禮要畧序

大禮要畧撮大禮之要而舉其畧者也夫大禮之為書也博之宜無不信約之宜無不該故知要可以會通因畧可以致詳無難矣臣等敬伏讀聖諭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已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又諭大禮者乃天子之禮書冊者乃一代君臣之行也重其

事所以命官纂集其曰命官選用建禮之臣掌其文意大哉 皇言乎一哉 皇心乎此誠明王大孝為法萬世者也昔孔子作春秋必先明五霸之功罪則事有統理夫春秋魯一國史也今大禮之書為 天子之禮 一代君臣之行也是宜聖心有在而欲為全書也臣等敬實為迂愚之儒嘗從建議之後每事必書固將有待焉者茲仰承德意罔敢或違於是輯為要畧亦惟明夫統理而已庶同志者於是乎會通於是乎致詳其於大禮全書未必無少補云

會試錄序

我

皇上承統御宇明物察倫以為民極以昭文明之治其盛矣乎歲己丑復當會試天下士禮部尚書臣方獻夫侍郎臣李時臣嚴嵩以舊制請天下之士莫不奮然興哀然集成有帝臣之願焉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其斯之謂歟先是臣竊念 國家用人以科舉為重而有司選士以鄉舉為先因條三事 上請一曰正文體二曰明實錄三曰慎考官 上俞之既令行天下矣及

是禮部以甲科取士所關尤重復申明三事以請上復俞之俾昭示焉然不以臣為愚

命主試事臣受命夙夜不遑夫文體不正則實錄難明考官不慎則文體難正皇上任重之託濫及愚臣其何能勝諸謹率同事矢心秉公合天下之士如制而三試之觀經義之文多發明理致不事浮夸知初試之變也觀詔誥表論判之文多率循典實不事竒怪知再試之變也觀五策之文多經畧世故不事剽竊知三試之變也臣乃稽首颺言曰我皇上神化之速一

至是乎諸士子之文可謂善變矣可采錄矣臣等同考校者可無慮矣語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大聖人猶自責實如此今國家以文取士豈非因之而責其躬行之實矣乎夫自古聖王之教皆所以明人倫也故道德一風俗同而仁義之言孝弟之行達之天下也肆我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凡有得於觀感者莫不興行而能言其實况士自鄉而升為民之後秀者乎故凡為叛道背經之說靡不懲創前非行修言道非

徒文體之正而已是之謂大同則今日人文之
盛信有在於我 皇上鼓舞作興者矣記曰天
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
辭有枝葉虛文也行有枝葉躬行之實也然則
我 祖宗設科以文取士端有在於斯矣夫有
實言者有實用善作人者必得人舍是而虛文
之求抑末矣本之則無固非我 祖宗設科垂
法之意亦非我 皇上神化作人之道也嗚呼
敢不慎諸敢不慎諸夫士凡三千七百餘人取
三百二十名遵 制額也敢謂能盡人之才乎

哉嗣此而益涵濡 聖化以儲世用其有艾乎
哉是舉也奉 詔命為考試官者大學士臣孚
敬學士臣韜也其同考試官則右中允臣道南
修撰臣以訓臣用卿臣用賓右贊善臣文俊臣
昂編修臣教臣星臣袞臣維傑臣璐都給事中
臣鶴鳴臣準署郎中臣俊署員外郎臣默主事
臣禎也其監試官則御史臣濂臣照也暨諸執
事厥責惟均凡此同事之人既事之後尚宜仰
思我 皇上作人之功益勵實行以共承休德
為多士光焉錄成以 獻臣以職事忝序諸首

温州府志序

父子君臣人之大倫也舍此言治皆苟而已溫古揚州之域比宋遂稱小鄒魯我朝

皇上嗣位朝議率宋濂王故事以皇上考

孝宗叔興獻皇帝舉朝力爭余曰此倫理綱常攸

繫獨上疏上親覽之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可

終完也此議遂定漢宋俱成陋習矣禮成余忝

官黃閣十年以老病乞休觀舊志深有憾焉夫

吾溫城池風俗山川人物與夫宮室丘墓書目

詩文之類間有可觀者采錄之孰有大於明倫

者哉千百年之下孰有過於此者哉書此作郡

志序

禮記章句序

孚敬自少業舉子時即好讀禮經第觀舊說多

所未安思欲釐正之而有所未暇弘治戊午以

詩經中省試乃築羅峯書院於五都瑤溪山中

集徒講學始取而章句之正德庚辰中禮部試

辛巳上登極賜進士時武宗皇帝嗣

孝宗皇帝一十六年矣賓天無嗣上以興獻王世

子奉太祖高皇帝兄弟終及之訓入繼大統

朝議以 上考 孝宗皇帝而稱 興獻王為
叔父孚敬執禮爭之舉朝洶洶至嘉靖四年始
定 上銳志中興以明聖述作為已任如正
孔子之祀定 郊廟之儀與夫耕蠶冠服之制皆
所最先者而左右匡助以責孚敬孔子曰能以
禮讓為國乎何有 上固天啓之矣孚敬自惟
薄劣無以仰副萬一敢不兢兢乎始終勉之期
以自效然三千三百變觀適中毫釐有差為害
匪細此尋常講議尤不可不求其當已也然禮
莫大於父子之倫而明王之治天下必本於孝

孚敬既以是上贊 聖天子正大光明之治則
疇昔之所好而致力者似不為欺世之空文而
或者可以對揚於名教嘗讀杜甫諸詩見其忠
誠懇惻乃取其七言近體而訓解之已獻于
上而霍宗伯韜諸人咸謂孚敬當以禮記章句獻孚
敬以為此聖經也可槩足已自信而一無所遜
哉於是有所不敢仍自念平生精力悉在於是
胡可使之泯滅也歲乙未以疾乞歸未幾

朝使復促因付兒 遜業輩校梓藏于
勅建寶綸樓中以質諸博古君子

杜律訓解序

杜少陵詩代稱詩史而後三百篇者也註家引證多妄釋意非淺則鑿其本旨遠矣夫少陵為詩句中藏字字中藏意其引用故事翻騰點化故王介甫嘗謂緒密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斯言信矣愚竊於是詩諷詠涵濡精以審察然後乃見其立言之意雖抑揚發歛變態無常而句句字字自有躍如者在也敢取七言近體以訓解之蓋有不得不為少陵辯者學者肯因而加詳焉則全詩其庶幾乎

再識

是編元張伯成註誤傳為伯生虞氏夫生於千百載之下而欲得作者之志於千百載之上不亦難哉唯孟軻氏有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愚覺舊釋過贅遂大削之能者觀焉則又不如畫削也

慶谿橋王公偕配安人齊壽榮封序

谿橋王公予女兄丈也先少師生女兄及予兄弟四人然鍾愛女兄得星術言以貴顯期之及議婚歸同里谿橋公有甥三人子明子揚子大

予為諸兄為季視伯仲兩甥年相上下谿橋公
令兩甥同予學先後並以甲科起家予遭際

聖明致位師傅子明子揚同官部曹嘉靖己丑子揚
以司勳郎滿考 封公為吏部稽勳司署員外

郎事主事吾女兄為安人是年公壽八十歲女
兄壽七十七歲八月二十一日為公誕辰子明
兄弟先期從京師函 勅書及冠服歸壽屬予
言將之予自念幼失慈侍藉女兄愛視稍長偕
兩甥學歸時往候問谿橋公惓惓以德業相勸
勉故予事女兄猶母而視谿橋公每遜讓不敢

當賓禮女兄性慈孝明大義每與予語及先少
師及母夫人遺事輒相向涕泣谿橋公亦為咨
嗟不已嗚呼先少師起布衣植德累仁嘗因讖
家言以昌大望之子女乃如所期而慨俱不及
見夫逸能思初安而惟始樂之情也講信修睦
篤親處厚禮之經也禮樂統乎倫理故予於谿
橋公及女兄之榮壽不能無情焉予佐

聖天子修明禮樂敦敘倫紀以孝治天下而資兩甥
同心協恭毗贊中興之盛竭忠於國固所以成
孝於家也而公與吾女兄所願望其子而慰悅

其心者當不在於承懽膝下矣而况有季子以
奉晨昏修滌澹哉谿橋公以碩德望於鄉吾女
兄相以淑嫕並壽媿德胤祚蕃昌耳目罕覩記
者昔龐德公隱於鹿門夫婦相賓敬表於史傳
而其胤有鳳雛之譽竟以顯其親吾兩甥東嘉
稱為雙鳳王公所居谿橋即目為鹿門之野可
也予異日乞恩東歸當撰杖屨從公於谿橋
上握手相慰勞公其旦夕望我乎詩曰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先歌此為公壽且以期
之將來也公並女兄拜恩之後尚以予言告

吾家廟可焉

靜修子集序

吾兒遜志弗祿命也生奉勅命歿列祀鄉賢

及遺文諸真章南提學御史聞人君已編傳矣
茲惟家庭紀聞內載上以選妃嬪廣儲嗣令
公明本奏請公即於是日夜齋心忽命子姪
輩具香燭冠服束帶露禱于天遂駕䟽上

奏夫紀聞所錄雖非一事以選妃嬪廣儲嗣為極
大今日聖天子嗣續蕃衍國本永固誠吾
兒所心願也

省吾序

羅山張子書院成因自名其齋曰三省時芝田杜子良瑞來求作省吾文曰此吾邦伯林公別號蓋取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意也士大夫慕其實行形諸咏歌子序之予曰此吾之同志者也能無言乎易蹇卦大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及身修德程正叔傳之以為君子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於此見聖賢之心矣自夫科舉之學興人惟以官職崇卑祿廩厚薄是計知所

以省身者鮮矣所以官之崇而祿之厚者益多以為般樂怠傲之資此之謂賤丈夫況刺史之職為吏民之主之難之榮古之人皆嘗言之唯難其難而不敢自榮其榮非所以自省者能之乎且曾子之所謂三省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在學道者固所自盡也若邦伯公則又有官立政者矣故不獨曰三省而必曰省吾則其用心益廣矣必其退補之時曰政不通乎人不和乎兵甲之不銷乎財賦之不均乎士類屬吏之不愛且畏乎凡吾日

之所為無不加省如此則善矣杜子曰其然張子曰是吾之同志矣

送周式之之虞城序

矩峯周子式之武昌人也讀書於矩峯山中舉于鄉餘十年而未得仕然其心則未之忘也羅山張子永嘉人也讀書於羅峯山中舉于鄉餘二十年而未得仕然力則既竭而不能進也一日矩峯子為虞城令既得命過羅山子之舍而請曰吾學也寡仕而不得舉進士名雖吾以也吾其能忘於心乎羅山子曰科舉之制非古

也自唐宋以來未之有改也今吾不幸而不得與子同年矣謂是可以得人而可謂盡人乎哉夫以一日之長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可以幸致者名也有命焉君子聽之今夫仕利澤之溥非一日之所能感念之深非一夫之所為其不可以幸致者實也有性焉君子盡之吾子學博而用約神定而氣充其仕也所謂流於既足而伸於久屈者矣務實也顧以名為昔者子游之為武城宰故後世至今知有武城也夫子游乃聖門科條中人非今之所謂科舉者也故能為

武城重吾子之行也安知將不為虞城重乎

送周濟之之福州序

武昌周子濟之與式之兄弟也式之為虞城令
濟之為福州節推同日 命下其盛矣哉濟之
曰君不寡吾兄而贈之言何以處我予曰難言
也予以正德丙子秋與濟之及黃岡王穉和俱
携家上春官試濟之倡文會雖凍雪不懈此初
合也丁丑並弗第穉和留京師濟之偕予南還
一日遇大風作舟皆亂泊遂先後相失此遽離
也已卯冬予再至與穉和敘寒暄遂念及濟之

之來將有日矣未幾濟之至三人舉會事如故
此再合也庚辰穉和下第南還濟之有福州

命予待問于廷此又離矣嗚呼離合者勢也合而喜
離而悲人情也離而復合合而離如日月之不
可留也夫以濟之篤實之學敏達之才是行其
亦小試耳今 聖天子圖治登崇俊良若濟之
者非福州可久借也穉和之來蓋亦有期第予
之樗散無可置地耳倘以遲鈍而免四方之役
則今日之離又安知不為他日之合乎行矣濟
之無牽於情古人有言曰心同則千里會晤情

疎則間壁不相往來母徒以迹為

送甘思誨還鄉序

瓊山甘子思誨隨厥父通判吾温受學於庠生林君學之已而通判公得謝事思誨辭學之而歸學之道思誨滿口欲予言以贈予謂師生恩義之係亦大矣自夫世俗以科舉為學師弟子之所以相授受者不過絺章繪句之文而道卒無得於心焉故其合也如偽其離也如棄視諸百工技藝之為師弟子者反不逮焉則亦何恩義之有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

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今思誨果能為嚴師者乎學之果能為道尊者乎鄭玄事馬融辭歸融曰吾道東矣楊時事程顥辭歸顥曰吾道南矣瓊居西南海島中違吾邦數千里今思誨辭歸學之可亦曰吾道西南矣乎如此然後無愧於古人之為弟子者矣學之撫然顧謂思誨曰吾與女也盍相勗諸

壽葛處士序

黃巖孫君應之得鳳陽通守命適厥舅翁之耆年欲以文為慶予生也晚未獲親翁老成之

德其何為頌應之曰葛翁不吾寡而以子妻吾
 卒為賢助可以見家訓焉採於山釣於水徜徉
 終身可以見守已焉客至則不計有無縱酒放
 歌盡歡而罷可以見性情之真焉鄉大飲賓則
 具深衣履動以規矩為鄉人望可以見體貌之
 嚴焉是則葛翁而已矣予曰有是哉翁之良乎
 夫人富貴貧賤壽夭萬不有齊者也造物者為
 之而盈虛消息之數存焉故有富矣貴矣而天
 貧矣賤矣而壽故富貴者有不保其榮貧賤者
 有多受其辱壽豈易得而易慶哉迹翁之為人
 也上不偏於富貴下不困於貧賤得造物之中
 而無所忌焉無辱無榮故得壽祺以終是宜慶
 宜文者翁內君童氏少翁四歲自結髮至垂白
 未嘗反目故人罕其偕老翁初度之辰為是年
 之二月應之歸自八月猶病於愆期然而躋堂
 稱觥女以夫貴翁以壻榮則葛氏夫婦之心不
 既慰乎葛氏之諸子不咸喜乎雖然一喜一懼
 應之知愛日之誠者也盍以此語其諸子云

送黃省祭還平陽序

儒與吏進用之志一也其振作之機存乎上之

人而已蓋嘗聞諸劉晏之言曰士陷贓賄則淪
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
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斯言雖切時弊夫
豈人性之本然哉禮義廉恥之心人孰無之古
之豪傑起於管庫刀筆者亦多矣自夫科舉之
學興而儒吏之途益分由是儒有進而為公卿
吏雖有能止俛首為倉庫之流而已亦時之制
也於是上之人視吏為甚輕而明揚之典弗及
吏自視為不重而振拔之心不萌使晏之言迄
今愈信是誰之過與甚者於吏役之以私而奔
走之如輿臺焉夫吏之役雖卑使之奉行文書
役於君事可也而吾不能振作之又卑微之一
至於此不已甚乎苟非其人卒反為吏者背指
而詬病之是徒以區區輕重之名分貌相役耳
則何益哉吾鄉黃君宗德大家器也由吏而注
選於銓伺銓於家乃持掾曹名臣錄謁予辭歸
其志可知矣予方登第將以儒入官獨患不能
相在上者為振作之方而猶不免為吏者詬病
焉故書此使相與勉之

遜齋序

吾鄉平陽呂君宗玉隱君子也自扁其齋曰遯
嘗觀諸易遯卦爻辭有曰嘉遯貞吉又曰肥遯
無不利此君名齋之意也齋之前有軒為怡雲
後有山為來青樓中有水為一鑑池皆所以適
其遯也古人為賢士處世如錐之處囊而欲脫
穎者多矣君獨以遯名豈忘世者耶夫山以其
靜也水以其動也雲以其出入之無心也君居
是齋也因閒觀時靜照唯適之安無意必焉茲
非所謂貞吉無不利者與而况君有父為庶憲
公有子為太學生父作子述而得以遯焉則身
雖退而道亨非忘世也予方結廬於大羅山中
為退避計特以君臣之義有不可廢恐徒觀山
玩水亦未免為此心之累不知何日得坐君之
齋與論易遯之義然其辭有曰好遯君子吉小
人否尚請玩其占焉

高明樓序

晦翁朱先生曰人若不透得上一關則萬事皆
低斯言也予每以自警而未之能焉夫極高明
之訓載於中庸處高明遠眺望見於月令呂覽
凡狃於卑近者人自為之耳姚君鈍夫之作樓

也其知此乎浙山水為天下大觀而桐江擅其
秀故子陵居之姚為其地著姓厥先有為冢宰
公方伯公者矣嘗欲因之作樓未就而卒鈍夫
生於斯長於斯聚宗族於斯而茲樓之成又所
以成先志者也不亦偉哉既成之明年以選事
來京師質名於予予曰是不可為桐江樓乎曰
擅地為名則吾豈敢曰不以地名可辱之乎夫
岳陽之樓以地名也仲宣之樓以人名也存乎
我耳鈍夫曰吾將於是乎致遠矣予曰高則明
明則遠然非高明無以致遠遂成高明之名鈍
夫請畢其說予謂地如桐江其靈可知也風節
如子陵其激發可知也有先為達官長其世澤
淵源可知也鈍夫登斯樓也顧名而勉焉進思
盡忠於君退而不失於已則居斯高高斯明明
斯遠矣不然樓而居者天下之同俗也好樓居
者天下之同情也以之聚百物貯歌管是為貪
風淫風土地之辱也奚取于桐江之樓鈍夫拱
而起起而拜焉曰命之矣於是乎書

贈項尚蕃梅坡號序

項子尚蕃者秋鶴先生震器也先生早官于朝

休于家三十年於茲矣孚敬嘗慕其風致客歲
冬得一詣之先生具深衣方履禮孚敬於廬對
之如古人明日樂孚敬於溪山之觀自難筋力
為禮以尚蕃從孚敬與尚蕃散步長江自前村
過後村適時搖落羣英逶迤望見水邊竹外扶
疎橫斜即之則冷蕊含春皆梅也孚敬曰厥土
宜梅何多也尚蕃曰梅雖多而愛之者少故自
號梅坡也孚敬曰請問子之愛尚蕃曰愛香曰
未也曰愛白曰未也夫梅也者冬花無葉有孤
秀之心春葉不花無奔競之態古人謂其為花
之儒者也若翁孤標雅操為清白吏其猶梅乎
今愛之宜勿忘也愛而勿忘則肖之也若徒求
之暗香疎影之間抑末矣尚蕃退而喜曰吾為
愛梅也而得繼述之道焉請書之作梅坡敘以
自勵云

太師張文忠公集

文粹卷之二

太師張文忠公集

文稿卷之二

鍾魚臺之任序

鍾子克中吾鄉方伯公之後性穎敏好學思友天下士以例入於太學生屢試於鄉而踣就選於部司銓衡者見其文與之人咸為之喜予曰非也嘗聞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如克中者宜知而舉於人也久矣豈在口惠間耶卒乃授魚臺丞人又為之憂予曰非也嘗聞沃土之民不材淫也

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如克中者宜於人何
所不濟可擇官官擇地耶擇官者必辱官擇地
者必辱地其志可知也今夫官之親民者莫如
令而丞即佐之其職非輕也魚臺為東魯故地
禮義遺風在焉其土非惡也夫人之不擇官擇
地者寡矣故位高者多行道之耻卑者多出位
之思吾夫子大聖人也猶以官卑祿薄其職易
稱雖乘田委吏弗辭焉克中之魚臺也無小其
官也懼辱之可矣無鄙其地也懼辱之可矣如
此是為能敬敬則事立而民不慢民不慢則化
行而俗美矣由是自視其先為方伯者官也吾
為丞者亦官也旬宣於一方者道之大行也撫
字於一邑者亦試其端也則知而舉之者終必
有其人矣豈曰如斯而已雖然知不知在人克
中無患焉吾道其常也夫

送黃時庸之太原序

南法部尚書郎齊之黃君時庸出守太原其氣
節文章相激發者多為文為詩歌以頌其美有
為言者曰太原當西北要衝為天下名郡今太
宰喬公居之蓋慎擇時庸之能而與之守也微

太宰公不能知時庸微時庸不能副太宰公所
知因為時庸慶予曰非也太宰公為

天子擇郡守不能以太原私時庸者也時庸為

天子之郡守不得以太原私太宰公者也然則今日
舉天下之郡守孰非太宰公之所慎擇又孰非
時庸之所能為者哉使時庸而無此能焉雖有
太宰公不能使之進也使時庸而有此能焉雖
無太宰公不能使之不進也雖然名揚士類宰
相事也無忝所知君子心也太宰公與時庸蓋
庶幾焉予愚不求人知者也而有辱於時庸故
因其行而以此告之且以解言者惑也

送曾元之之任序

聖天子嗣歷改元之明年當天天下入覲大明黜陟視
昔為嚴於是吾尚書省郎出補藩臬及郡守者
凡六人泰和曾君元之實被瓊州

命亦一時之盛也將行謂予曰何以贈我予曰僚友
相戒古之道也故為詞多箴而不誇夫元之亦
猶行古之道也昔唐韓昌黎送崔復州嘗論刺
史之榮與刺史之難為矣今之太守古之刺史
也有其榮而不憚其難為者亦寡矣夫瓊州居

南海中廣袤千里其邦與黎蚩雜居其俗質野而畏法苟得其道也則其畏法之心恭敬生焉太守獨得以全其尊不亦榮乎苟不得其道也則其質野之心慢易生焉太守不得以自恃其尊不亦難乎元之以溫厚之資篤實之學居兩京法曹者有年於政體又練達疏通焉加之以刺史之榮也不憚其難者也投之以刺史之難也能保其榮者也然則昌黎所謂有刺史之榮而無刺史之難為者將復於元之見之矣況今聖天子在上與民更始其咨治之心尤以民牧為急他日寵異之加其尚未艾是在元之無倦而已六人者元之與李升之者二人為予同署郎今同補南海官郡臬雖殊其道一而已矣升之適以報政之京師被命遂行予不及之見也元之遇升之也可以是告之庶幾乎僚友相戒之義云

送陳直之序

陳君直之以禮部尚書郎擢廣右叅議將行凡吾鄉官南都者合餞之雖循故事而意為獨至也夫鄉土之情人孰無之倡之以正存乎人耳

古三代化行雖井田之野人猶相與友助而親睦焉今夫官於朝者皆自鄉而同升者也禮義由賢者出非但田野匹夫而已天下之不厚於鄉上者亦寡矣在兩廣雖異域今士夫親厚猶同鄉焉則夫自厚於鄉者可知也何至於吾浙人而疑之夫浙之仕者較他省為衆多衆多則愛博而情或不專勢固然也予嘗於此而深有激焉竊念寡弱不齒於鄉豈敢望為之倡焉乎哉倡之得其道也則善善惡惡之心明而不失為羣倡之不得其道也則善善惡惡之心不明而不免為黨不羣之害小為黨之害大又奚貴於同鄉也哉故孔子論觀人必取於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孟子論友蓋必自鄉而國而天下又進而友于古人而後已直之學博行修中無城府溫恭之色充然而外見蓋君子而賢於一鄉者也今同官廣右者若方伯章公叅政何公又皆鄉人之善者也坐政事堂與商可否無偏黨之私而有相濟之美則所以因其敦厚之俗而振起其親睦之風者在是又烏知其今不同於古所云耶庶幾乎名烈之著功德之

被非特為一鄉之士又將為天下士也予受知於直之茲餞也實顏君文華高君汝白倡焉徵言于予顧鶩何能為役而辱諸子之所齒哉因切取鄉後進求益之義不敢辭

代送沈子公序

沈子子公為南臺御史官也予時備官御史中丞辱貳沈子長知之特深沈子被

命擢副閩之按察使南御史官膺茲擢者近自沈子始於是御史臺咸喜徵予文以慶其遇華其行焉子曰沈子將以為喜乎夫南北同此御史臺

也南北御史同此官也北官得此不以為異南官得此不以為常是果明試以功之典而為此輕重乎抑所遇之分殊而人自為此輕重乎夫惟試功之典而為此輕重也則南臺

祖宗根本之地其官庸可以不重與夫惟所遇分殊而人自為此輕重也奚必其為重與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然則沈子茲擢也將以為憂乎為喜乎夫御史之官司風紀於內者也於其言許出風聞有過焉雖天子不得而罪之按察使之官司風紀於外者也於其行具有成憲有

過焉雖匹夫猶得而議之由是觀之則按察之
難於御史也又可知也沈子能無憂乎苟內有
不足者或臨之以御史也將以身退然有不勝
衣而言訥然若不出口矣沈子識理通明無所
屈撓其為御史也不以驕人今為按察使也必
不驕於人為御史也無過言為按察使也必無
過行矣不然則匹夫之議殆尤甚於天子之罪
者也沈子茲擢而行也將以為憂乎為喜乎

代送戴承緒之河南清戎序

戎國之大事也克詰戎兵載於書弓矢戎兵詠
於詩教民即戎訓於孔氏當是時出兵於農有
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如
斯而已故兵不待擇而精不待清而實也後世
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農仰食於官懷哀老
無歸之心誠多有忘去者有常人而無常數於
是設清戎之官焉郡有倅倅理之邑有丞丞理
之而總之以御史御史之設省必一人責之專
也期必三年任之久也責之專庶郡邑悉於是
聽令焉任之久庶郡邑悉於是考成焉

朝廷立法備矣然而有治法無治人故法立而弊生

弊生而民困而兵疲則

國家緩急將何以恃耶今之為清戎之說者不過執三分之例而已

朝廷以此責之御史御史以此責之郡邑郡邑以此責之里甲使逋亡而誠有之雖三分無算可也無之而必取盈焉於是里甲欲免其責也詭名以欺郡邑郡邑欲免其責也詭名以欺御史御史不察遂以充數卒使橋梁塗路草木鳥獸之名皆兵也逮夫官司緣名而勾里甲展轉鬻人而解故有及營而止及途而止是以解而復

勾勾而復鬻焉古以一家而備一卒今以一卒而禍百家矣此予所謂法立弊生民困兵疲者也夫里甲小人不足異也司郡邑者不知此而為之非知也知此而為之非仁也為之而不能改非勇也戴子承緒為南臺御史也被

命清戎將有事於中州令郡邑而察民隱除宿弊者也予謂戴子知乎必不不知此而為之也戴子勇乎必不為之而不能改也雖然茲弊也非一省一郡邑也天下之通患也戴子盖有志於天下者也予故以天下之事告也

壽陳獻可乃翁序

陳子獻可昔北游太學也時予方釋褐旅處往還鄉愛彌篤已而陳子謁選南歸予選授南官陳子復來會於金陵予與坐鍾山草堂敘寒暄問無恙陳子他無所為謂予曰吾翁別號無適蓋取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今年秋九月甲子周天矣願求無適之說以為壽予曰難言也夫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自漢以來諸儒未有深知此義者惟宋程子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朱子又為之箴曰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此無適之謂也曰勿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此主一之謂也惟能主一斯能無適體立而用行者矣夫朝堂之士與山林之人不同何也朝堂黜陟是較理亂是關震撼擊撞日交於前故持敬之功難山林黜陟不知理亂不聞無震撼擊撞之交故持敬之功易吾聞陳子之翁棄科舉而安耕鑿樂山林而無慕乎朝堂者也其亦知主一為無適之地矣乎夫主一則靜靜故壽矣不然則雖觀山玩水亦不免為此心之累難

乎其為無適矣陳子曰是固得壽之道也遂書
予言持歸為翁壽

送陳義卿歸錢塘序

義卿者總營陳公季子也義卿生長永嘉而曰
歸錢塘何居蓋總營為都閩居錢塘十餘載其
宅實乃祖都閩公所構總營復之以官為家焉
時義卿母氏見背歸葬永嘉矣永嘉去錢塘千
餘里義卿常來去其間來而趨庭去而墓守父
母存沒之情庶幾其兩盡乎今年春總營有事
金陵金陵去永嘉倍錢塘矣義卿既覲省謀歸

以為留金陵也則違母之墓向永嘉也則違父
之庭惟錢塘居金陵永嘉之中道里均焉祖父
官居在焉來而便於庭趨去而便於墓守此錢
塘之所以宜歸也予嘗聞總營孤哀效古人刻
木以象父母雖非禮制使然亦其孝之出於天
性也然則義卿之孝得非而翁之所似耶

送張達卿之保寧序

聖天子嗣位更化善治咨天下民牧是急由是吾法
曹正郎被命者凡六人張君達卿資格較深
而保寧之命且後未至無愠色已至無喜色

君子曰斯覘矣夫人未有生而貴者古者八歲入小學四十始仕其間三十年父兄之責望師友之講論皆道義身心之學故有田野而師版築而相資格弗與焉今之入小學者間不能三年父兄之責望師友之講論皆科舉口耳之學故有青襟而官黑頭而相年數弗與焉夫惟輕道義而重科舉忽年數而較資格是以徼幸者蒙一朝之榮老成者負終身之志無惑乎人才之不古也雖上求而下應前襲而後承若夫豪傑之士如達卿者豈可以科舉資格擬哉達卿

豈肯較資格執歲月要君置喜怒哉達卿舉自吾鄉對揚天子之廷蓋學優而仕者也予慕久矣達卿初未予知也比同官日就考德質疑幸不予寡而保寧命且至矣高君汝白屬予贈言予烏得以無言哉夫保寧控劍閣為天下險李白作蜀道難蓋亦難其治也獨文翁之化至今稱之有本故耳達卿蓋亦舉所學率之而已使其童而習強而仕焉由科舉弗畔於道義希老成弗牽於資格雖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邦是亦文翁而已矣由是長子孫終身不

遷百宰相不易此一郡守也達卿以為何如

送史邵武之任序

友五倫之一所以救過遷善有裨乎人倫者友之道也後世友道不敦故其合也如偽其離也如棄而已昔申顏謂吾一日不可無侯無可以能攻吾之過史君道存其予之侯無可吾道存直諒多聞得侍同官每拳拳忠告欲予之寡過未能也茲有邵武命遂行予謂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吾之不幸其邵武之幸乎夫能攻人之過必能受人之攻者也宓子賤宰單父有父事兄事之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故鳴琴而治道存守一郡以蒞四邑令之長也夫令所治小而化行也易守所治大而化行也難令近民告之以善也易守分尊而遠民告之以善也難處難為之地而加之善言之難聞則凡風俗之汚隆政事之得失財賦之盈縮屬吏之臧否又孰從而察之道存果能攻人而受人之攻與則夫邵武之父兄耆老能不體其心而樂告之善耶孟子以好善優於天下為樂正子喜諸同列遂亦為道存喜也因書以贈

贈陳子歸休序

陳子者實予同官譚子內君兄弟也陳子致北
兵馬指揮使政進階而歸過譚子于金陵而告
之曰吾生也無聞於人衰也無益於君事茲獲
聖明浩蕩之恩得以勅贈二親存沒無憾矣嘗聞
知足不憂知止不辱願就吾子質焉譚子以陳
子之言告予曰有是哉賢丈夫也夫父子君臣
人之大倫也陳子不卑小官出處不昧知君臣
之義也則恩其親事死如生明父子之親也
世固有以君臣之義而棄父子之親遂使

萬乘之尊有不得盡其至情者夷狄之道也方且自
侈其位自多其祿而不知止足其視陳子完名
而歸相去何如也陳子有昆弟為州郡伯有子
姪為太學鄉學生禮義之家也其於父子君臣
之道以已之所自明者相與推廣之以聞於上
可也無徒受聖明之恩而使

聖明不能以自盡其恩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此予所以以不能堯舜其君為恥也遂以予言
為陳子贈陳子河南攸人今帝鄉所親近也
送俞曲靖序

俞子懋敬與予同鄉榜今二十有五年得同官於南之刑曹俞子明慎尤精於法令幸不予寡暇則取律相與講讀且以刑之所取皆禮之所棄乃益之以禮於是同志者集以成會而程功焉俞子曰仕優而學患弗終耳固所願也未幾而曲靖之命且至人皆為之憂予曰古刺史之官所以守土長民者也求以守其土而已非取其土以利我也求以長其民而已非取其民以利我也夫憂心生於所擇擇心生於所利利其土必辱其土利其民必殃其民矣而謂俞子

有所利而擇擇而憂哉嘗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清道民之路也稽諸曲靖其風俗力耕而好訟好訟則懷戰爭而少廉恥吾有律以設其法力耕則地富饒而易從善吾有禮以順其情則治雖去國萬里不出吾今日之所講明者矣夫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大聖人之論治也然則律也禮也用之而知所先後之序本末之倫則優於天下而況於曲靖乎予鄉榜迄今仕於內外者僅二十人兩京僅六人今予僅與俞子二人而已茲別也寧無感乎鄉人



原件短缺

合為之錢有贈言予故直以得於俞子相講明者告之非獨予之不敢忘於俞子在俞子且不敢以自忘矣庶幾乎茲會也無弗終之憾云

送高君覲之謁選東歸序

言有感而不容已者乃所謂真言也是故惡夫贈言汎者汎非真言矣予昔踰弱冠游太學覲之童侍尊翁南屏公官刑曹矣南屏公嘗館予不厭覲之母安人亦愛及予荆人焉奄有二十五載予備官刑曹南屏公北官光祿卿安人已謝世矣今覲之游太學也予館之不能如南屏

其易年數如此其靳豈天之於人聽其自生自死耶抑栽培之理有未可盡信也嗚呼吾呂子之不幸其又幸而得吾項子也既扶其病又為之殯焉又集同聲而為之哀焉凡其平生潛善盡載篇什則呂子不仕猶仕雖死不死矣項子之義又不於是而可徵也夫呂子先大夫良知前進士與予同舉於鄉重以世講好項子以故屬予序之且深有激於其義不敢辭

縉雲李母輓歌序

婦人有善弗稱有稱於其夫若子也於其夫有

相之道周文王后妃是也於其子有教之道孟軻氏之母是也有善如此烏得而弗稱諸故詠於詩載於史傳也宜夫後世關雎絕響婉婉之教弗興間有乘夫敗子者出其聰明才辯誠多有過於男子者矣故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縉雲有李母盧氏其辟為白庵李君元子為太學生璽也予觀白庵以仁成家則盧有相之道焉璽以學成器則盧有教之道焉似有得於后妃孟母氏之風化者耶盧葉璽十有四年於茲璽哀慕之如一日言及輒流涕是故與之游者皆感激悲愴此輓歌之所由作也禮謂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初盧之屬纊也予辱璽父子之知嘗弔其廬見能以禮治喪至今不忘乃復見此輓歌之作則因之而動死者之傷容可已耶璽屬予序之遂不敢辭若夫其懿行顛末吾甌濱太史公誌之詳矣流光有徵於夫若子者蓋未艾也

族譜序

昔嘗問嚴君守菴公以本宗之世系公曰若將奚為乎敬不肖不敢以對至是子姓益蕃而公

年且耆矣乎敬懼譜牒無傳老成足徵者能幾
廼敢以作譜合族之意白之公曰吾夙志也其
終之因口授其故乎敬得之寢食不遑參之從
兄珊詳之族人兩匝月而譜集者凡八世焉竊
論夫古者宗法行於天下天下皆知有尊祖敬
宗之義其族人皆相與為愛而不能忘及宗法
廢而後譜牒出譜牒者君子所以正倫理篤恩
義存先王之法意以示人知所以愛敬者也故
有事於家者必先焉由古之道以觀今之族有
竊冒以自附者有支庶之奪嫡者有嫡媵之混
同者有卑犯尊諱及少長之不自知者有遺忘
先行及祭祀之不能用誠者凡此皆由於譜之
未立無所宗範而莫之悟焉故也今古人心果
相遠乎哉於是泝源本以黜其竊冒圖宗支以
明其嫡庶分妻妾以嚴其嫡媵正名諱所以別
尊卑列行第所以次少長紀什作以示無泯祖
父之善行識祠墓以謹歲時無忒於享祀使必
各止其所各進其道則庶乎有序不乖不乖則
和愛敬之意油然而生則人皆孝弟為善族復
古道矣是固作譜之深意也或者病乎敬之艱

字敬曰譜傳家之史貴實錄也今人可忍欺乎
敬乎敬又可忍以欺後人哉實則猶不可恃其
必傳偽為之又何益於傳哉吾夫子大聖人其
作魯史猶罪於人乎敬小子何能敢避不韙之
名以辱嚴命也邪用是作張氏家乘以告于族
人於乎人或有取之者將以有敦家之一助或
以其說之不可用而不之從則寧有以罪乎敬
焉亦庶幾乎乎敬之心也

書院上梁文

伏以大羅之山宗一郡之主姚溪之水合千澗
之流每興仰止之心長憶逝者之嘆承后皇之
嘉惠宅桃李之芳園及謀度而咨諏允悉心而
規畫釋經從事走馬工程豈顓眺聽之為娛實
覬葺修之可久墻卑室淺擬將窺夫子之門木
拔道通自此為大賢之路堂名敬義門扁羅峯
期內外之交修為遠近之觀望卧龍潭下聊為
諸葛亮長吟流水橋邊有待司馬光獨樂青衿
登進黃卷縱橫樂長育之菁莪盡闢除之荆棘
能無愧於屋漏斯有光於堂壇唯吾道之無窮
幸來學之有繼敢申善頌以相歡謔

拋梁東天下車書此日同合喜羅峯書院立東
嘉從此振儒風

拋梁西津流脉脉似濂溪自喜觀瀾營道術亭
高得與萬山齊

拋梁南老龍久卧在澄潭雷聲驚起為霖雨晨
正農祥可歲占

拋梁北馬踏山高施控勒小巖如立大如眠此
地風情吾自得

拋梁上峯列三台相拱向誰道青天不可登我
有雲梯千萬丈

拋梁下愧無經濟扶宗社已知憂國願年豐方
春請看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居業有定時習不忘無負溪山
之靈用鳴 國家之盛固所自勵并飭學徒

御書樓上梁文

伏以 聖人在位禮樂肇興大道為公彛倫攸
敘真逢堯舜之主愧非稷契之臣仰思惟皇克
艱敢昧為臣不易自承宣室之召寵眷彌深叨
贊秘閣之機謀猷墨下雲龍題識正字驗封
密旨雖鬼神而知顯之實天地同用無茲

誥敕之賜詩書之頒渾乎莫紀煥乎有章是皆出於一體之真情千載之殊典也乎敬莫能圖報竊荷保全居山林奉以周旋思親制宜極尊重更圖善地樂建層樓 敬一有亭日勤仰止貞義有院恒切恩斯兩水縈迴四山拱秀附築小室於旁祈保子孫於後茲陳善頌以告成功

拋梁東遙看萬水自朝宗黃石當關盤石固鬱蔥佳氣出青宮

拋梁西大羅回首萬峯低遙憶饑荒連四壁

恩廣濟定能齊

拋梁南習習谷風送雨甘天下文明當此日野夫吟困脫朝簪

拋梁北望望鳳城天咫尺願言違地不違心

聖主知人真不惑

拋梁上 帝德巍巍無與尚願言風伯掃浮雲白日青天無故障

拋梁下野散雞豚納禾稼老臣憂國願年豐數向隣翁詢米價

伏願上梁之後天保孔固神効厥靈謹將誦其詩讀其書昭其器俟其用有倫有眷

聖製與日月並光不震不騰
皇恩借山川同朽四
方維則萬古斯存

夫今因御膳

味聚南管管谷風並雨甘
天子文即當此月

